

循園金石文字跋尾

循園金石文  
字跋尾  
癸亥端午  
瘦光



附綴學堂河朔碑刻跋尾

序

余自辛亥後不樂仕進遨遊湖海寂寂寡歡世變方殷彼鸞桐刺  
毛見譏庸流曷言高尚哉壬寅秋舊友范鼎卿先生觀察河朔以  
纂修河朔金石志相屬喜其與政治無涉也欣然北來衙齋靜寂朝  
夕過從樂石吉金資為談助先生好古而精攷訂竹汀後一人而  
已每得異品新拓恒於字句事實間析其疑義跋成則與雅典博  
非常人所能猶欲然不自足秘不示人變光於問字之餘竊撮錄  
之積年得若干篇大都先生未留稿者壬戌重陽返自秦中聞先  
生遽以微疾返道山一老不憊悲感曷極馳赴金陵擬為整理遺稿  
歲暮年殘未償此願茲檢行篋所錄金石跋稿猶存不忍其湮沒  
也爰付手民冀與海內金石家共寶之先生遺著尚有古冢遺文

數萬言尤為淹博金藏其家稿輯茂陵固留有待潁川之慟其能  
已乎壬戌暮冬會稽顧燮光序於西湖金佳石好樓中

循園金石文字跋尾卷上

山陰 范鼎卿先生遺著

後學 會稽 顧燮光輯錄

釋古鉢文

王君漢輔寄示憲齋所藏古鉢印本鉢文分三行共八字其第一字作𠂔應釋為易字古刀幣文多如此第二字作𠂔从尚从邑應釋為鄙字婁壽碑鄉鄙州鄙郭輔碑歸懷鄉鄙廣雅云鄙居也一曰五百家為鄙今作黨蓋此為鄉黨之正字自黨行而鄙廢矣周禮大司徒五族為黨易黨者當即其黨之名如今之稱某里某鄉各有名稱以別之也第三字作𠂔應釋為邑字安邑二鉞幣作𠂔梁邑幣作𠂔皆與此同第四字作𠂔从耳从壬从匕應釋為望字

師望鼎望字作望从耳此从匕者即匕字之省从其聲也邑望猶言一邑之望或當時如鄉老之類為庶人在官者之稱與第五字作𠂔从迷从𠂔應釋為廩字公羊莊十七年冬多廩注廩之為言猶迷也白虎通鄉射廩侯廩之言迷也是廩本當从迷省此鉢不省最合古義上作𠂔者鹿之古篆作𦍋此从鹿篆而省書之說又古籀補載古鉢文𠂔廩之廩字作𠂔與此形近惟篆體互有繁簡第六字作𠂔从𠂔从𠂔應釋為孟字孟篆从子籀文字作𠂔此作𠂔者籀文子字之省也第七第八為之鉢二字按廩孟當為人姓名元和姓纂楚大夫受封南郡廩亭因之為姓漢有廩敞蜀志有廩竺通志氏族畧或言工尹廩之後以名為氏望出東海南陽是廩孟當為楚人此鉢篆體雖雄厚而微近小篆其為戰國時之所

製與

王君新得一銀餅圓形徑一寸有奇鑄文五字其易邨邑麋四字均與憲齋藏鉢同惟中間首一字作𠂔不可識按其文从壬从亼當為望字之省即前鉢之望字也得此益徵所釋望字為不誤此亦麋孟之鉢與前鉢為同時所製古鉢中國形者甚多或謂屬於幣類未確蓋古幣無輪廓而王君所得則外廓整齊故定其為鉢也

釋古鉢文

福山王君漢輔寄示所藏古鉢文左一字作𠂔从合在木上按此當為巢字之古文許書穴中曰窠樹上曰巢今鉢文作𠂔蓋象巢居時人在木上構屋之形上作𠂔者與舍字之作𠂔同詎今呂象

屋日象人居蓋此為上古巢居之埽字自巢行而巢廢矣右篆文

作𡩺王君謂係二字連屬下作𡩺者應即𡩺𡩺等字攷桂氏繆篆

分韻補載王原印原篆作𡩺與此鉢右篆形近則當為𡩺之古文

非二字連屬矣其从谷者即王原印从𡩺之也者其从𡩺者即王

原印从𡩺之小變也𡩺即𡩺字之篆文小篆作𡩺象髮此小易位

土亦象髮形故篆體畧變而成𡩺𡩺即𡩺字說文頭會𡩺蓋也古文作

蓋蓋字誼相通故王原印作𡩺即此鉢作𡩺之意其从𡩺从首者

蓋蓋本从道叔氏說文道字注首者行所達也其首上復加𡩺字

者說文𡩺高平之野人所登人登高遠望先見所謂指事之文也

其作𡩺而或省作谷者以象遠隰龍鱗刻鏤交錯之狀也𡩺小篆之

古文應作𡩺作𡩺均足補許書所未及矣當由𡩺而遞變頌敦篆作𡩺然則平原之原作𡩺籀文作𡩺見石而

秦薛聖鉢攷

是印第一字从𠂔从心當即愬字折之籀文作𠂔許君謂从艸在  
欠中欠寒故折按許說既以欠寒折艸為籀文折字从𠂔之誼則  
左旁何必再从斤會意乎蓋折之籀文當作𠂔艸中間以二畫取以  
斤斷艸為二之意許說未為確也齊侯壺折字作𠂔作𠂔壺折字借作  
𠂔艸中作兩小橫畫不作欠其明證矣此印愬字上半省右旁艸  
字漢書五行志愬知也又叙傳或愬或謀谷永傳懿厥愬婦說文  
哲篆下或从心作愬是哲愬本一字矣印文第二字作𠂔即永字  
借為咏字書歸永序疏永者咏也二字音訓互通本可借用此印  
之例則省口為之第三字右旁作𠂔左旁作𠂔當即薛字薛从辛  
省聲𠂔从𠂔中聲此印則省𠂔耳薛姓之薛本从艸薛聲然漢印

中如薛泰薛遜薛公各印皆借薛為薛

並見繆篆分韻

第四字右旁作巳

左旁作口當為恥字即聖字之省曾伯霖蓋聖字作聖其上半與

此印文極似故知為聖之省也此蓋薛聖之鉢

漢有載聖亦名聖

薛聖之

字曰愁和名聖字愁文義相應印文當左行凡漢人題名俱名先而字後也質之漢輔仁兄以為當否是印篆文四字俱省筆為之自為一例奇古可愛以篆體而論在周秦之際乎

漢番延壽墓刻

余曩館太倉錢氏得古甄拓本三紙內有建寧元年山陰五風里番延壽墓刻等字以故鄉得此漢甌範製甚精祕弃篋衍旋於越中市肆購得瓦刻一品其文即錢氏拓本之所有而惜其不全去

冬得王止軒太守繼看越中古刻九種印本一冊內載建寧買山

蜀置墓甄文共六種攷訂精詳胸次頓豁今春復見徐君貽蘇貽  
友人顧君鼎梅甄拓本四紙又墓蜀拓本一紙索合參觀互有增  
益而余所得飛馬甄文則王徐二君皆所未見字畫奇古足與武  
梁祠孝堂山各畫象頡頏甄文得此較石刻尤可珍貴此蓋吾越  
漢畫之僅見者矣此甄儻早出土使杜木子趙撫叔諸先生見之  
不知若何歡意讚歎也今將各甄蜀文字及王徐二君題識並錄  
於後庶有攷焉

從大倉錢氏所得拓本三紙

(甲)蜀文

兄弟九人從山公買山一丘於五

風里葬父馬衡將直錢

卅六十万即日交畢

建寧元年正月合朔大吉左

細言私約者當律令

（右側）畫一老人冠服側立象

右文字在隸草之間蓋漢人民間通用字體上方富貴長三字篆書

吾越當明萬曆元年在倪光簡冢地得瓦劄一具文曰（大男楊紹從土公買冢地一丘東極闕澤西極黃滕南極山背北極於湖直錢四百萬即日交畢日月為證四時為任大康五年九月廿九日對共破劄民有私約如律令）又跳山摩崖石刻文曰（昆弟六人共買山地建寧元年造此冢地直三萬錢）證以此劄可知

當時風俗如此周禮小宰聽稱責以傅別注傅別謂為大手書于一札中字別之司農注別別為兩兩家各得一也釋名釋書契別別也大書中央中破別之也按此如今日之合同當時以竹為之故字從竹作筭墓中以及代竹而仍仿破竹半規之形漢隸从竹之字多从艸釋名已作蒨楊紹買地蒨字又書作蒨不如此从竹之精當矣

馬衛將為官名而不載於百官志攷志衛尉屬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各有員吏衛士若干人漢官曰凡員吏皆隊長佐是此所稱馬衛將者豈即宮掖門司馬衛士將領之簡稱漢志之所謂員吏漢官之所謂隊長佐與中常侍樊安碑載小黃門右史小黃門允從假史等官皆為志所未載蓋微末之職或置而旋罷者固宜為

史之所闕也

劉文如葬作葬衛作衛萬作万皆民間習用字之俗體隸篇引漢  
千万鉤作千万注云廣韵万十千攷諸碑及古款識經典皆通用  
萬無用万者玉篇云万俗萬字是也

右側畫象一老人高鼻微鬚袍履側立其冠平頂高簷有耳攷續  
漢與服志古者有冠無幘下至戰國秦雄諸侯乃加其武將首飾  
為絳帟以表貴賤其後稍稍作顏題漢興續其顏却搯之施巾連  
題却覆之今喪幘是其制也名之曰幘幘者蹟也頭首嚴蹟也至  
孝文乃高顏題續之為耳崇其中為屋合後施收上下羣臣貴賤  
皆服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稱其冠也急就篇注幘韜髮之中常  
在冠下或單著之今細窠畫象正合高顏題及崇中為屋合後施

收之制又有垂幅以掩其耳其為漢時著幘形狀可想見矣惟畫象之或即番延壽或為山公當時必有取義惜無從攷證耳

(乙) 刻文

兄弟九人從山公買山一

丘於五風里葬父馬衛將

直錢六十万即日交畢分

過券臺合刻大吉立右

建寧元年二月朔

青私約者當律令

(右側) 建寧元年二月五風里番延壽墓刻

(左側) 畫竿繫幡之下方畫蓮花形

(陰面) 蕉葉四出文

武虛谷先生晉楊紹買地別跋云清異錄墓家聽術士說例用朱書鐵券若人家契帖標四界及主名義謂亡者居室之執守又瘞墓前甃石若執表之號曰券臺面方長高不登三尺朱子語錄言券臺見唐人文集中金九舉抱甕集墓前地名明堂一名券臺朱子語錄不曉所以後見唐人文集言某朝詔改為券臺今以瓦別所稱知券臺之起於晉已託始矣按武氏謂券臺託始於晉今此別云分過券臺是漢時已有其俗可謂券臺二字發現之最古者

前別於合別大吉下書一左字此別則書右字合兩別而文字始全前別為建寧元年正月此為二月朔蓋前係交錢此已分券故相去數日也意當時以交錢之別納諸壙中而以分券之別瘞諸

墓前如清異錄所載券臺之制與出土時未經目擊無從攷訪殊可惜也

右側書建寧元年二月五風里番延壽墓刻十四字余所見漢刻中此為隸書之最小者而閱世幾二千年仍無一字漫蝕陶範之精可以概見按番延壽之姓各家均以為即潘字之省然亦有未敢定者攷史記河渠書有河東守番係漢書高帝記有番君注並音婆魏元丕碑陰有尚書郎番尋禮器碑陰有任城番君舉吳天發神讖碑有番約據古錄載有晉番公行番上番文等孰是漢晉之世番姓不止一二人若校官碑之漂陽長潘乾作潘而不作番并稱為楚潘崇之後其世系固有可攷者

潛研堂潘儒南碑跋尾予讀春秋傳楚有太師潘崇

及潘冠潘黨潘子蓋世仕於楚為貴臣越既滅至番姓之始見於古吳其後為楚所併潘氏散處吳越間固其宜耳